深报道

去年10月和今年3月17日,江苏省盐城市经济与信息化贸易委员会行业处副处长张翕飞分两次将收到的6笔“退礼”清单在网上晒了出来,还发布了《一个公务员的廉洁从政宣言》。他退回的6笔好处费,共计9000元。这个“退贿清单”一经公布,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3月27日上午,张翕飞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谈起高调退贿的前前后后。

高调晒退贿清单的张翕飞:

“我肯定会被孤立的”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张翕飞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你觉得我思维异于常人吗?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明知人家不赞成你还跟人家交流,不是自找不愉快吗?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跟他们(同事)在心理上一直以来走得不近。他们一直有他们的圈子,而我是一个不结盟的独立的人。

■网上有人说,我会因为这个事受提拔。这个事情跟提拔扯不上什么关系。廉洁是一个公务员的本分,因为守本分就要提拔?没有道理。

“我也曾经随过大溜”

齐鲁晚报:你所在的盐城市经济与信息化贸易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张翕飞:它是市政府抓经济工作的一个综合执行部门,比如说企业新上一些投资项目,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有的是需要上报审批的,有些是需要备案的,没有备案这个项目就不合法。有些国家产业政策调控的项目,要申办许可证(企业)才可以合法生产。

齐鲁晚报:这算有实权的部门吧?

张翕飞:算,因为直接跟企业打交道。

齐鲁晚报:平常有人会给你送购物卡,请吃饭,过年过节送点礼品吗?你觉得这算不算是贿赂?

张翕飞:严格意义上说也是贿赂。但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可能不认为这是贿赂,他会认为只是人情往来,不会把这个问题往严肃的方面去想。包括我这次退(款)的里面,也有购物卡,我把它折换成现金退回去。

齐鲁晚报:那你怎么界定这种“人情往来”?

张翕飞:这个分寸很难把握。把握不好,人家就会说你是另类,对吧?我也很困惑……我想尽量避免。近一年以来,企业请我吃饭,我都不参加。

齐鲁晚报:怎么推呢?

张翕飞:中午的话,我自己带饭。我已经带了,不用请我吃了。晚上的话,我就说家里有老娘年纪大了,我得回去给她做饭。就这么推。

齐鲁晚报:你网上晒的单子有两批,去年10月第一批,而你是从去年2月开始当行业处副处长的。是什么促使你决定要做退贿这件事?

张翕飞:在到行业处之前,也有送卡送物的,但是数额都不大,(我)也没有严格要求,也就随大溜,都收了。最近这一年以来,有件事对我触动比较大,就是质量安全事故。它不是因为技术不过关造成的,是人的良心道德不过关造成的。

齐鲁晚报:你是指发生在盐城的事故?

张翕飞:都有啊。比如说牛奶,牛奶的事情反反复复,从三聚氰胺到“皮革奶”,打了以后又死灰复燃。猪肉以前有过问题,最近又出了“瘦肉精”(事件)。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什么职业道德会如此沦丧?这个里面,我想有社会的原因。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各行业各阶层的职业道德建设。公务员群体应该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标杆,如果这个群体的职业道德出了问题,对各行各业就没有领导力、感召力。

齐鲁晚报:你发帖后,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回应?

张翕飞:没有,没有人跟我谈这个事情。只有一个领导,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开了个玩笑:“哈哈,看到了,写得不错。”就这个评价。

齐鲁晚报:这个像是对于文章本身的评价吧?

张翕飞:对,不能看作是正式的评价,就是一种寒暄。

“我是个能坚持自己独立见解的人”

齐鲁晚报:你公布清单时,把送礼者的单位和姓名隐去了,为什么?

张翕飞:一个是保护他们在公众面前的隐私权。另一个,我也是本着友善提示的出发点,不希望他们因此受到牵连甚至打击。

齐鲁晚报:不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

张翕飞:公务员做事,还是要考虑后果的。网上有评论说,高调退贿不如高调拒贿。你高调退也好,低调退也好,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我在高调退贿之前先高调拒贿,很有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我同事就认为我脑子有问题了,说不定会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

齐鲁晚报:怎么说?

张翕飞:人家会觉得,怎么回事,就给你送一个小礼品,反应过度了,太突兀了。怎么讲呢,社会上把送礼和收礼当成常态,像我这样的人,就只能是另类。

齐鲁晚报:你承认自己是个另类?

张翕飞:客观上是这样,大家说得没错啊。要不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大的新闻性呢?

齐鲁晚报:之前记者采访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是“个性有点硬”、“不善于交际和沟通”、“思维异于常人”,你觉得呢?

张翕飞:你觉得我思维异于常人吗?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共同的观点,交流起来会很融洽,这种交流是愉快的。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明知人家不赞成你还跟人家交流,不是自找不愉快吗?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齐鲁晚报:你自己高调退贿了,有没有想过会把同事给“暴露”了?

张翕飞:这个问题……想过。有时候做事,要考虑全面,但是不能瞻前顾后,瞻前顾后你根本就不用做了。过去有句老话叫“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人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行事的,趋利避害,但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我是个能坚持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有时候我随大溜也只是权宜之计,其实心里并不赞成。

“肯定会被孤立,但是我能适应”

齐鲁晚报:你想过这样做以后会被孤立吗?

张翕飞:肯定是会被孤立的,但是我能适应这个环境。

齐鲁晚报:为什么?

张翕飞:我是这么想的,以后提拔无记名投票他们肯定不会投我了。就这个了。其他的,公务员之间一般面子上是过得去的,平常该打招呼点点头还是会有,也没有人会跟你撕破脸。

齐鲁晚报:这种程度的孤立你有预见并且可以接受?

张翕飞:我有这种思想准备。其实在过去的工作中,我跟他们(同事)在心理上一直以来走得不近。他们一直有他们的圈子,而我是一个不结盟的独立的成员。

齐鲁晚报:你平时都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

张翕飞:因为我炒股,对财经新闻比较感兴趣。下班以后,新闻联播我是看的,再看第一财经,主要指导投资。晚上10点左右定时睡觉。早晨6点半起来,出去跑一圈,回来把中午的饭菜做好,带着上班。我生活比较有规律,也不喜欢晚上出去应酬。我不能喝酒,一喝酒我就睡不好觉。

齐鲁晚报:新闻出来后,你周围同事领导有没有说什么?

张翕飞:普通同事不聊这个,他们也不愿接受采访,敏感。报道出来以后,党组开了个会,统一思想,认为高调退贿和低调退贿一样,都是廉洁从政的表现,都应当鼓励。星期五(25日)下午邀请了市委党校一个教授宣讲了一次廉洁从政的党课。

齐鲁晚报:你现在的工作生活有受影响吗?

张翕飞:现在还没什么影响。我想,到目前为止,我的高调退贿还没有对任何一个人产生实质性的危害,最多是思想上的冲击。我想大家对我虽然不痛快,但是还不至于对我下手吧?我有个同学是教师,她看了报道之后给我发了个短信。她说:“你做了我们光说却没有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道理,就是没人去做而已。

“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就很满足了”

齐鲁晚报:有人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当面退回去,何必在网上发帖。你怎么看待别人对你作秀的质疑?

张翕飞:低调地退,只能是当事人知道。我们服务对象很多,单个退,以后有的退呢。其他企业不知道你的观点,还要来送,你要当面退,前后左右都是同事,你要拿出来说这个我不要,同事心里都明白了,就想给他送不给我们送,心里不痛快。再一个,有时候你说不要,企业还会硬塞给你,觉得这个多大事啊,又不是几万几十万的。

齐鲁晚报:你高调退贿,就没有一点私心?

张翕飞:刚才我跟你说过,现在的提拔制度是首先要经过群众评议,所谓的“群众评议”不是到街上找老百姓,而是在同事当中无记名投票。这种事情一出,谁还愿意投我票?有人说我是“博一把”,这个,我要说没有,你也可以说有;我要说有,你也可以说没有。

齐鲁晚报:怎么理解?

张翕飞:这个“博一把”是不确定的。(笑)关键我还是想能让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能拿出这个勇气,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就很满足了。从这个角度说,我来个高调退贿也是值得的。这件事对我而言,实实在在的是,同事把我孤立了。以后提拔,群众这一关肯定过不了。网上有人说,我会因为这个事受提拔。这个事情跟提拔扯不上什么关系。廉洁是一个公务员的本分,因为守本分就要提拔?没有道理。

“我喊了一嗓子,实际作用很有限”

齐鲁晚报:能公布一下你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吗?

张翕飞:可以。我有两套房,一套单位的房改房,72个平方。还有一套是2006年按照市场价买的商品房,100平方,房贷还没还清,到现在还没装修。没有存款。我没有汽车,骑自行车上下班。手机是三星的,2007年花四千五买的,是我第二部手机。

齐鲁晚报:不打算买车?

张翕飞:想买,但现在没钱买啊。

齐鲁晚报:收入呢?

张翕飞:工资现在每个月拿到手四千多,税后。在盐城算中等水平吧。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领导干部财产公开?

张翕飞:两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过新疆阿勒泰地区公务员财产申报的新闻,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财产我愿意公开。至于面上,我认为是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

齐鲁晚报:有评论说,你是一只站起来的猴子,早晚会被其他猴子咬死,应该保护你。你有危机感吗?

张翕飞: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无道理,但我根据现实生活的判断,应该没有人去充当咬人的猴子,当面咬我,只能背地里贬低我,对我的前途作出不利的评价。我一个人站出来,喊了一嗓子,实际作用很有限,重要的是制度方面要跟进。

齐鲁晚报:那你想过怎么加强官员防腐倡廉的制度化建设吗?

张翕飞:我现在还没有……我也是独善其身,把本职工作做好,确保自己廉洁。我现在还很难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我愿意把问题提出来。将来我会继续在微博上发表我的想法。